

羅浮山志會編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九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述考志

紀聞二

昔有雲水僧止宿石洞叩其所以云嘗事黃白無死
汞藥鼎事輒廢考羅浮深處產朱草取汁煅煉丹汞
旦夕可成聞山中有廖道人者識之冀一見耳少頃
道人至僧再拜請命道人笑曰此上品仙藥得之可
致長生汝事黃白志在死汞先有貪心朱草雖有必

不可得且有難緣徒費往返耳僧不聽力懇道人引
導道人策杖前行僧裹糧隨之行至絕壑懸崖無路
道人一躍而過僧亦躍墮澗損其一足負痛匍匐猶
追逐不已前遇大樹廣蔭竟畝一熊踞坐樹下見僧
而笑張口舉爪向僧欲噬僧大恐跛躄疾趨復失足
陷身不測喪其裹糧而出日暮迷途道人不復見矣
夜宿石室中四面圍然山鬼叫跳千怪萬狀僧爲喪
魄已而寂然夜靜聞吹笛聲如鈞天奏非人間音樂
可比天明起行不辨東西饑窘倉皇行三四日聞林

間有伐木聲冒險卽之訊其所至則增城境也徧訪
朱艸樵者或識之指示所向萬山下洿池沮洳中適
爲野火所燒朱草果不可得悵然而返歸石洞時已
六日矣

東樵識

冲虛觀有古銅龍六銅魚一二物雖云銅鑄細玩則
非金非石非銅非鐵龍各四足而微鱗魚空洞其中
而無孔堅若窰瓷輕如木葉實神物也藏於觀中明
嘉靖戊子移文取去今者魚龍復出未審前所取去
者孰真孰贗也

東樵識

廣州有何三娘者以織屨爲業年二十與母俱素不
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
上羅浮山寺自爾恒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
仙果克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山寺有
楊梅大數十鬪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
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女子來採楊梅驗之
果是何氏所採之口也由是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
復居寺或旬月一來耳唐開元中敕令黃門使俱入
京中途忽湧身而去不知所之

羅浮書

王漸達字鴻伯番禺人也登進士爲南刑曹郎以母老棄官而歸從甘泉講學嘗夢遊羅浮云嘉靖甲辰二月十六夜夢同數人遊羅浮皆不相識至半山石上坐復懸而登予與三人先往路轉傾側久之至飛雲頂望平野數里中多奇木竝不知名率駢陰層翠可愛欲卜住處或指云此間有水處可居訪之則古壁荒蕪若舊亭館有數碑臥地若昔人所留題者覺而鷄鳴矣旣而方西樵洗少汾過訪青蘿山居爲予道暢遊羅浮之興云於此月十六夜偕甘泉翁候鷄

鳴步殘月而登適與予夢合因出篋中紀遊諸篇相
示且索和焉 羅浮書

萬歷初莞中張叟居水簾洞一道人訪之叟與之飲
酒盡皆未醉道人解小葫蘆纔三寸許中有酒香美
酌之不竭薄暮別去曰君飲吾酒壽當過期願忽然
不見叟始知其爲仙也後漸辟穀百有二十而終

新語

廣東

郭子直青螺抵冲虛觀值風雨大作雲氣瀰漫遠近
峰巒如出沒溟海飛泉百道噴射澗壑與四山檜竹

寒聲相亂二三友從之且雨且行遂歷黃龍青霞水
簾石洞梅花村諸勝歸而衣裾如沐鬚髮間水滴滴
下相顧大笑曰諸君豈游呂梁與汨而出者耶相與
飲朱明館呼黃冠吹洞簫拊朱瑟以佐之意甚酣適
有石洞訪葉化甫詩云石屋青霞外千山只一家朱
明觀詩云酒借丹爐火窓窺玉簡文

羅浮書

唐鶴壽字昌鳴永州東安人也萬歷乙酉舉於鄉夢
有人導至一山歷數十峯皆石梁霞壁峭削參天有
二三老父相候于巖經間明旦有人貽以羅浮志披

覽若與夢合無何而博羅命下因作羅浮夢記以志其事先是全州經彥案者於正德辛巳八月夜夢一山曰羅浮橫亘天中紫霞縹緲覺而異之越廿餘年爲嘉靖辛丑又夢二山對峙雙瀑交流蒼松石壁間有二青衣童候立顧問何山也曰昔人有言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語未畢而寤就選得博羅博羅鄉先生曾某過之示以惠陽志見劉禹錫羅浮見日亭詩有云坼崖天鷄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比之官以事道出羅浮適二黃冠持香相迓

一如夢中所覩因亦著羅浮夢記云其後鶴壽卒於
官有自羅浮來者途遇一道士付詩云誤落人間五
十秋悔將愁擔上肩頭箇中消息誰知得遙指白雲
天際浮末題海孩生寄海上釣鰲客其人至城下江
邊見一舟有聯海上釣鰲客天邊貫月槎知爲孝廉
韓賔仲而海孩唐令別號也函以語人唐公得無仙
去耶韓鳴鸞曰唐公在任三載賢聲丕著士民莫不
愛戴平時相語每有願爲羅浮仙之語是必尸解於
茲矣彥采字叔和以文學飾吏治雅多善政皆博羅

名宦 博羅志

袁昌祚字莞沙讀書羅浮山常有一丐者乞食莞沙輒與之無少厭惡色一日聞莞沙論及經史丐者在檻外接談剖辨如流莞沙大驚曰君豈真丐耶曰是真丐爾曰何以曉通經史若是曰偶聞人談說因記憶爾莞沙曰君必仙人幸有以語我曰否否曰吾科名何如曰豈有君而非科名也者曰畢竟何如曰解元進士自當有之言訖不見其後莞沙果解元進士

廣東新語

東莞人林洵字習修嘗入羅浮山遇一麻衣道者向
林云善相人試問之曰君大好相然苦却一身矣過
後却有好名言訖失所在後洵竟以殉難得膺卹典

廣東
新語

大中末有御醫嚴士則者頗好真道午日於終南採
藥迷路遂行數日林岫深僻絕無居人忽有茅屋數
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叩門不
應窺籬隙內有一人偃臥看書推戶直前拜置自陳
行止因遣坐石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

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言失道腹
饑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
物可以相遺自起于梁棟間啓一紙囊中有百餘顆
如菽豆狀俾於藥室取鑄汲水煮之良久盛有香氣
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卽取鑄中餘水飲之
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
自茲三十年間不饑渴俗情慮將澹泊也他時位至
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
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去此二三里與採樵人相值可

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行果有樵人路側或問隱者
姓名竟無所對信宿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
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驟鸞馭鶴之意居守虛僕
射聞之延至門下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
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周歲解印遂歸
羅浮及韋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
劇談錄
蘇羅石礪之間多獠有上中下三獠村焉其在黃牛
逕者亦獠也獠本槃瓠種自言爲狗王後家有畫象
犬首人服歲時祝祭甚謹分盤藍雷鍾苟五姓自相

婚姻土人與鄰者亦不與通女子未嫁則作髻一疊
中婦三疊大婦三疊聘以金十六兩爲率無則爲婦
父傭工其值已足乃得携婦以歸同姓爲婚不以爲
嫌其大村在山顛者曰梅籠稍知禮義爲諸徭之望
徭有長有丁明初設撫徭土官領之俾畧輸山賦賦
論乃爲準羈縻而已羅浮之徭有撫徭官黎姓者爲
之家增城片紙傳語而峯諸徭無不奉命亦易治之
徭也

東粵有客山二一日浮山一日逃石逃石在韶州東

北一里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從武城逃來臨江壁
立與韶石相麗語曰蓬萊一山合於羅山東武一石
附於韶石蓋謂此也

王敏敦登飛雲頂下視羣峯匍匐在地倏爾山煙浩
蕩素靄瀾漫日射白光如數十匹練直貫煙心四面
微茫空明如水不知人間託在何際信天下之絕景

也三則俱
羅浮書

漚甘泉於西樵隱居之左闕小朱明洞門以寓意羅
浮於右闕朱陵洞門以寓意衡嶽言其二洞相通也

四
子

崇正間有鄭某者入山時僕夫遺火石不可得炊煨
色已重四無人煙衆謂且當饑困俄而微光吐焰透
出林間共驚視之乃有濕柴在水中浸潤不熄遂得
炊黍兼獲煖觸之利又張穆之嘗與客至錦繡巖苦
渴下視澗水潺湲不可得飲忽見巖側樹根滴水如
注接而飲之甘冽異常咸以爲山靈之貺

廣東
新語

羅浮有一洞中有銀版無數或取其一以歸夜夢山
神訶責復納還之雷卽迅起擊崩是穴塞以巨石至

今遂迷其處

廣東新語

博羅志明嘉靖中會寧盜聚羅浮山流劫地方後崇
正末羣盜嘯聚山下結營焚掠靡遺今際昇平環山
民徭集處土沃而廣民勁而樸粟可支險可守輯柔
人民寬其力役以耕以守民藉山庇山藉民衛矣羅
浮扼惠之吭拊廣之背地勢控據上游惠州郡志元
至正間盜王仲剛據惠州得東莞伯何真擊走之又
平定博羅海豐興寧諸縣民賴安堵至今守令歲祀
弗衰然則惠郡實東路之咽喉羅浮亦山海之屏障

也

出山囊

羅浮山種藍燒炭皆閩人春夏鑿山通道與藍糞山賊交通秋冬鈔掠初第暮夜明火數十人爲羣擇人而劫崇正二年秋遂糾衆數百張旗鼓銳擄人待贖與藍糞山賊等矣知府周以典遣人火其居室逐其人博羅人大快無何以劫擄多賞能令豪有力者庇之復嘯聚如故又長平丫髻山有錫礦嘯聚六七百人他巢賊亦時竄入先是近山有澣頭墟鴨子墟奸民叢集具芻粟火藥爲賊資衆鄉民攻之撤其墟礦

賊漸漸解散不半載又有奸民私往接濟嘯聚如故
又象頭山往皆土著之民以燒炭爲業今流枝盤據
其中燒炭者五百餘人與丫髻之挖錫羅浮之種藍
遂成三窟皆博羅之大蠹也崇正元年奸民開爐煮
鐵意欲以資兵器嶺東道陳玄藻禁之封其山立石

象山之麓

博羅志

博羅北有象山西有羅浮其民多閩潮流人而鮮土
著羣不逞者呼召輒數百人以焚山澤爲名而劫畧
甚張崇正十四年賊據烏窩嶂衆至數千立三大營

博羅赤水崗羅溪營山寇互爲犄角知府梁招孟奉
檄討平之十七年赤水崗羅溪營官山寨十三營諸
叛兵爲寇其勢復熾自此大洞黃龍之間悉爲盜藪
其渠皆曰都多興寧長樂諸縣仗獠雖黃冠釋子亦
遭其害矣

羅浮書

羅溪營古戍所也宜置兵戍守以一經制把總領之
此山寇出入之咽喉也

山囊

山下徭民蹊徑中有古梅奇樹輒斫去恐貴人遊玩
供役煩苦華首寺僧力止之許言于當事蠲夫役得

免剪伐

山囊

羅浮故多茶因貴人徵求民苦供應芟除殆盡今稍栽植有一官命山民取五色雀雀少難羅致不得已
銳彈斃之懼官怒夫婦同縊

山囊

冲虛觀常住租數千石供香燈及修葺費後黃冠多
襍益縱恣有權力者乘其隙更爲侵蝕互相訐訟貽
玷名山可不鑒諸

山囊

盧挺有云余家面羅浮每望山雲暗則雨至蓋山澤
雲升卽降而爲雨且羅浮神湖與潮水通又有五龍

潭志稱歲旱禱之則龍躍而雨是則羅浮實土田膏腴之都豈徒仙靈窟宅乎吏茲土者宜虔祭祀勸農耕教孝弟未可徒視爲遊觀勝地也

大清順治五年戊子廣東大饑環羅浮居民多採山自活遇一道士藍袍包巾語其人曰汝饑乎當從子往其人從之至一石崖崖上皆白石道人以杖叩之石自脫落令人拾歸煮一熟石如糕粿竟自可飽遠近聞之爭往崖取石日以萬計崖不爲損存活甚衆至秋有收民始粒食取前石煮驗堅不可啖其石

之質常如粉塊居火至冷有留存者

東樵識

華首臺多松僧言自康熙庚辰始見松液春時松心
初生有液潔白味甚清甘亦可煉成飴宜日未出時
採之液不鎔墜地也又松花有粉天晴搖曳之淨布
承貯和米粉蔗糖炊成餅此饑渴解入糖晒名松花
糖亦佳本草綱目言松花即松黃甘溫無毒主潤心
肺益氣除風止血亦可釀酒亦可作湯點之甚佳但
多食亦發上焦熱病

山藥

入山觀天然之奇勿戀構造之麗故游息俗外似平

平深入則秀異疊見故游忌浮無稔游者引導則不能選勝探奇故游忌孤輿馬擾亂了無靜趣故游忌襍若猿而攀若虎而跳易蹈不測故游忌險隆冬盛暑山氣多毒大風落木驟雨漲途故游忌非時宜秋後天晴少雨山茅燒盡蹊路疎朗且無蛇虫宜春初和風晴日百花方開紅紫芬馥三月後則有山蜚螿矣

出山囊

博羅縣羅浮之外有五羅浮焉一統志欽州有羅浮山羅浮之水出焉本名安京山以形類惠州羅浮山

故名又有羅浮洞在如昔都羅浮村廉州志云甯純
字如和廉州人隋時其父宣爲合浦太守純隨父往
來廣循嘗至羅浮及歸見安京山嘆曰此卽羅浮形
勢也因大書易山名爲羅浮山上有石後有如和題
者是也溫州有羅浮山在府城北五里一名密羅山
秦州有羅浮山在州西北五里澤數中水不能及遙
望如羅浮攸縣有羅浮山在縣東一百四十里與鳳
嶺連麓雲南浪穹縣有羅浮山又名鳳羽所謂五羅
浮也

羅浮書鄭思遠於泉源福地得道仁及鳥獸所住巖
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雌虎二虎子未能得食思遠
見之將還巖際養飼雄虎乃依思遠後思遠每出騎
雄虎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路逢相識許隱具煖
藥酒虎卽拾柴燃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乘熱
插齒思遠拔鬚數莖虎伏不動思遠常居是巖巖之
得名或以是

羅浮書

羅浮山下之水一曰羅陽水繇丫髻峯下過釣魚臺
東南爲碧溪又西南流會峴岡諸派而注于江一曰

泊頭水繇石下屯佛嶺至泊頭而注于江一曰源頭
水繇橫澀沙逕至源頭而注于江一曰里陂水自跳
魚石經歐陽至鐵場而滙爲潭又一派自羅塘墟與
鐵場水合分遶龍池夾石灣而注于江此皆博羅之
水也

羅浮書

羅陽溪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鋹於增江水
口穿渠達羅浮吾嘗恨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
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有袁生者嘗自莞石龍得一小水沿洄於斷峽深林

之間三日而至羅浮舍舟八里則冲虛觀在焉歸以告予予聞此水卽羅陽溪然自來遊者從東莞增城博羅皆繇陸路以入未有蕩漿湖流竟達朱明耀真之洞者也惟山中販香屑者時時駕筏往來耳袁生好事今得斯奇道獨窮其幽吾輩自此小舟輕橈隨波下上荔支之酒錫杖之泉滿載以行不煩人力其樂何如也此水無名予以販香屑者嘗所往來名之曰香谿口占四絕記之且以旌袁生云

羅浮書

陳獻孟名阿平東莞人自少卽遊羅浮題詠甚富其
巖洞泉池之名無不周知云嘗於冲虛觀前見虎攫
犬相去二百武許一道士揮手疾呼孽畜何敢乃爾
虎遺口中犬遁去偶值土人爲述其事答云不足爲
異某嘗遇虎當路喝避卽避無敢違者相傳黃野人
所授記此山虎狼不敢犯人馴伏若犬豕云因作羅
浮道士叱虎歌紀之謂此親得之于見聞非若齊諧

艷異之書聊記神怪已也

鉢山集

祥禳

陳永定三年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餘
通身潔白衣服楚麗

南漢大有元年羅浮山民掘地得古劍一口有篆文
曰丁與水與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
重重以獻漢主劉龔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
言識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宮口耳
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
唐元宗天寶九年都虛觀五色雲見于麻姑峯

宋熙寧七年夏六月丁亥增城縣鳳皇見于羅浮山
文章五采冠如金盃身長八尺高五尺飛翔時羣鳥
隨之

景德四年冬中閣道場五色雀見

康定元年五色雀復見於羅浮山

淳熙元年十月五色雲見

元至正元年羅浮山崩凡二十七處壞民居湮田澗
暴湧溢淹溺甚衆

元武帝海山至大元年戊申夏六月羅浮山崩水湧

流溢增城

至正六年丙戌夏六月羅浮山崩元史增城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

明嘉靖三十九年夏四月惠州大雨羅浮山崩凡三十餘丈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三日大石樓峯隕赤塵燭天
崇正三年羅浮山崩五十四處是年災異頻見盜賊
充斥疫癘流行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九

終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藝文志

序

羅浮山記序

宋郭之美

羅浮之名旁出傳記蓋云舊矣而僻在遐壤遊者罕到故巖谷幽邃風氣靈異人不得而知之余皇祐中爲惠掾被命閱銀冶徧走山下訪諸耆舊以爲山自蓬萊所分蓋神仙之所宅頗怪其說乃登石樓俯視

滄海洪波浩涌混濛無際而三山之勢若漂泊乎其上信乎風俗所傳良有質也又訪諸山僧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三木條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及晉梁以來逮於我朝繼有賢者或贊記篇詠歷歷在石因考諸圖謀博聞集成山記一卷至於方域之本源歷代之崇廢雲泉邱壑之異草木鳥獸之名皆錄其可知者庶乎太史之遠求職方之博訪一開卷而得之矣宋皇祐五年惠州府掾廬陵郭之美序

羅浮集序

宋譚粹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羅浮奚特九華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浮山記乃郡椽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茆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察湖韞冰玉竹產籠葱奏清音於樂池耀寒光於丹竈文禽

異卉交錯如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
奇羣峯壁立間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憑天
倪影浸溟渤蒼翠蒼鬱出雲爲霖誠可謂此外無秀
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版刻因命博蒐哀
爲全集命工刊鏤責付寶積禪刹係歷管載庶幾傳
於綿永而覽之者搜文悟景神驚心得寧不遑歟宋
元符三年八月望日跋知郡凌江譚粹

羅浮圖志後序

宋 王 曾

郡掾郭公嘗爲山記郡侯譚公又嘗爲集今集二家之言編而成書凡地廣袤之數巖洞泉石之名祠宮藍舍之居真仙高士之迹與夫草木禽蟲之有異於人間者靡不詳訪備錄之而又搜古今之碑記以實其言收士大夫之詩文以備其事因其時先後爲序無復以職位崇卑論庶幾後來雄詞雅詠隨亦接踵而書焉宋寶慶丁亥閏月望日王曾書

羅浮山志序

明陳璉

予家寶安去羅浮百里而近當天宇清碧山色歷歷
在眉睫間今雖宦遊於外而寤寐未嘗忘也永樂五
年秋八月予自滁陽考績至京師偕同邑徵士袁友
信訪神樂觀道士徐子明鄧能宗談及茲山之勝徐
鄧舊住山中因出羅浮志乃宋是庵王冑所輯而後
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帙弗全字多舛謬幸而指掌諸
圖記猶在有足徵者二人固請釐正刪補予嘉其意
之勤遂爲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卷真

風靈跡昭著可考履其地思其人寧不有飄然御風
騎氣之志哉洞天福地儲休以彰雍熙泰和之盛異
時歸省當造山中尙特書正祥盛事與茲山爲無窮
云明永樂八年庚寅冬十月旣望掌滁州事冲順次
夫揚州知府寶安陳璉序

羅浮山志序

明黃佐

羅浮粵望也洞天福地名列道書浮傳於羅事載漢志至晉葛洪居之而後始大有聞矣然未有顯志也袁宏始作登羅山疏竺法真繼之其意豈主羅客浮故與二疏散見類書不行於粵土宋郭之美迺爲羅浮山記譚粹哀之爲集王胄復續爲圖志猶未之詳也逮永樂中陳公璉增胄所錄蒐及道書而鄭安期朱桃椎之類未免疎謬先君粵洲先生棲息此山嘗欲正之不果予結廬思與瑤石黎子民表陟降匡嶽

以稽之而病未能也歲庚戌春二月乙巳與甘泉翁
偕遊黎子暨梁子孜從焉詢舊志於道出則直矣於
是托歸善姚子法求得錄本黎子復得圖記鉅幅於
故家迺博訪旁采綱以圖經而後條舉其詳昔所未
載而今創聞者爲襍記以終之芟補纂於精審亦亦
稍加潤色蓋七閱寒暑而後成編凡三十一卷云
夫葛洪修煉所謂今內外之道有三要焉身心意而
已矣意也者真土也心也者真汞也身也者真鉛也
以真土擒真鉛以真鉛制真汞而丹成矣是亦誠意

正心脩身攝外養中之義也子周子上羅浮賦詩有
浩然心意復吾真之句而子羅子嘗坐釣鰲靜觀物
理必反諸身焉將無同乎又徵諸黃帝之言矣曰道
若山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言誠之源也分水
有嶼之象也曰先鬼先神先稽我智言正之幾也夜
半見日之象也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言
修之極也飛雲絕頂之象也是故川上歎逝洞厥泉
源日中坊蔀炳厥幾先夙夜畏威動不違天雖壽國
命脈恒必由之匪直自壽而已故曰修身而至于神

仙爲學而至于聖人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其道一也茲固是志之旨縈也讀者當自得之而豈予所能辨哉姚子與兄瀾及張子文鉅徐子國瞻湯子相共率錢一萬購工請刻黎子伐梓得二百片遂刻之適予佃人送租錢五千至亦畀焉工於是告竣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穀雨日國子監祭酒香山黃佐序

羅浮山志後序

明 黎民表

羅浮當循廣之交治城在其西麓登陟不甚艱阻而遊者難之乃譌謂在鉅海中云歲庚戌民表始獲待吾師海隅先生往遊是時春雨初止山谷間蓊勃興雲峯嶺若出若沒從水石中行可十餘里入黃龍洞修舍菜禮夜抵冲虛宿焉比曉過觀後求所謂朱明洞者則榛莽已闢曠如與如與申太芝所探云有日月星辰者未知孰是徑路左轉至青霞谷蘇真人名元煉丹處有壇墀存焉迴望飛雲石樓諸勝葱蒨翹

麗遠近可挹復經梅花村返糴而歸先生謂民表曰
名山之在中國者胡可勝紀獨羅浮以神仙名者何
居夫世外之道雖主金丹次則儀鄰與陽猶作俾坎
離交而內外合惟夜氣清明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秦
岱日觀茲山實同儒仙之與其開先一也否則梁王
萬單濂溪豫章曷爲來哉矧其觸石膚寸昔嘗肆望
可湮沒而弗紀與女小子其識之民表乃卽陳琴軒
氏名所爲志而增修之自袁彥伯竺法真二疏以及
南粵異物諸志旁羅遠索咸以類附見而歷代詞賦

稍馴雅者亦必采錄彙成先生因爲之釐正括以圖
經表以論贊山川必辨其方位而物必摹其形狀建
置必審其興廢名賢必核其篇詠列仙必舉其丹詮
道釋必推其流別襍記必定其譌舛或昔顯而今伏
或始無而今有者悉品列焉凡十有二卷而羅浮之
故實粲然大備嗟乎茲山志於范史名於抱朴詠於
李杜發於眉山不謂之不遇矣勝國以後纂記者曠
於見聞使靈蹤真氣闇鬱弗彰非所以助遊心詔遠
觀也先生乃今因民表初編潤色成書以副於石室

而垂後世謂非天人合發曷克爾哉或者以爲稱述
幽立醇駁並舉不卒滙於吾道通方之士必能得之
言意之外也明嘉靖丁巳春二月河南布政司叅議
黎民表序

題陶肅公羅浮山志序

朱宏祚

羅浮山遠在炎服三代以前不見於傳記自司馬遷班固載諸史而道家之書指爲洞天福地於是五嶺之交言山者必首推羅浮其山羅主浮客根株迴絡崖谷吞吐融液補綴若有神工之爐鞴焉山高三千六百丈廣袤五百七十里爲嶺十五爲峯四百三十二爲溪七十二爲瀑布九百八十璇室瑤房寶衡雲術難以數記其物產瑰異則有九苞之鳳五色之雀六英之芝三脊之茅一寸三十節之菖蒲十圍之竹

竹葉大於芭蕉黃麟采蝶碧雞紅翠紛飛競逐於其中
洵蓬萊之支派神仙之窟宅也在昔安期生桂父
之徒杳邈不可考已若鮑靚葛洪蘇元朗侯道華許
碯古成之葛長庚鄧守安咸棲託是山漱石枕流軒
鸞鞚鶴其藥床丹竈往往而在山去中州數千里士
大夫陟焉者寡然自晉以來高人遷客之至於斯者
莫不搢笏躡屐探奇訪勝發爲吟咏或鑿於崖或題
於壁或散見於他書自非窮蒐博采不能得其詳也
陶子宰博羅三年政事之暇攜撫逸事抄撮異聞成

志十二卷山有圖圖有說峯巔巖洞塔寺壇觀庵廬
名賢仙釋古蹟品物悉載焉又廣爲雜記以志怪異
而刪其不雅馴者取材博用心精豈俗吏所能爲乎
余結想名山每欲一覽羅岑浮島之奇道遠難至茲
者把節羊城斯山近在數百里之內爲官守所局不
得遂其素心然長吟遐慕未嘗慙去於懷及縱觀是
書恂焉恍焉若置身飛雲聚霞鐵橋石柱間風駕煙
馭接於前珍飛瑞走紛於側余雖未至其地亦能如
孫綽之天台搖筆而賦矣陶子方解組歸田白下去

句曲最近君家隱居之經樓在焉試往居之箋本草
之書續位業之記餐霞吸日服玉茹芝將名通仙籍
馳神運思頃刻萬里况良常朱明洞穴潛通得道者
可一楚而至然則陶子之輯是書固爲世之未津逮
者設也

羅浮山志序

陶敬

小子敬幼慕名山長希學道年華荏苒種髮盈顛丙

寅秋奉命涖茲博邑治有名山實愜素志但一行

作吏案牘日親夢魂滋擾意欲退食之餘暫游雲壑

以滌肺腸苦無暇晷思覓羅浮舊志一覽作少文臥

游而亦不可得客夏潘次耕太史過博留小齋云公

自是水曹後身今且爲四百三十峯主人信有宿緣

不可負上清付囑余行笥中携有黎惟敬舊志付君

表彰名山繼前垂後是在吾子不佞敬受唯唯攷雲

笈七籤載宇內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又有十大
洞天而羅浮居其七羅浮爲朱明洞天泉源福地山
之兼有洞天福地者地肺羅浮二山而已後華首高
衲塵異復以名峯圖說三卷見遺敬因是網羅放失
蒐葺舊聞凡黎志後百餘年來高人軼事諏訪無遺
編輯成書得十二卷小子敬因是而有感矣文章之
權同於造化陵谷有異筆墨無窮柳州龍城錄紀
趙師雄醉臥梅花下事至今游茲山者必訪梅花村
素服清香彷彿遇之是人人意中有一梅花皆子厚

妙筆所化也實則空山茅屋老梅一二株而已柱史
桑子木住匡廬十餘年著有廬山紀事游廬山者得
紀事一書珍如拱璧匡先生仙後雁門高僧柴桑逸
叟皆藉此書爲之寫照惟敬文采翩翩嶺表佳士其
所纂述亦子木之流亞也敬彈丸凡吏詞之不工何
足繼諸先正之後編茲志者不過欲使四百三十二
峯峯峯眞面目流布人間數千年來賢人君子高僧
羽客流連坐臥茲山者其文彩精神皆與此山永不
磨滅是則小子敬之志也亦可用是拜手山靈爲俗

吏內馘之一端爾矣

大清康熙己巳孟春博羅縣知縣白下陶敬讓

羅浮山囊序

盧挺

余曩年走羅浮不浹旬慮慈母倚閭亟馳歸自念茲
役如依聖人門牆而不入閭奧又如涉獵經史而多
所闕畧嗟乎予負慚惡者何限豈惟貽誚于茲山卽
今山近而不能遊遊而不得其趣豈非心不靜志弗
堅顧小而失大驚遠而忘近乃惘惘坐此病古來高
賢如周羅林湛諸先生其於羅浮或棲息或遊憩每
低徊不去固不同緇黃之譚空說幻亦非鬱鬱不得
志而託以鳴高又非山癯忘世耽煙霞之痼疾者吾

不知止數公何所樂于此耶抑俯視一切中自有得
乃爾天機相照合耶名山高賢卓焉在望余謏謏心
竊嚮往之乃廣采山志以資行笈之携相傳晉袁彥
伯始作羅山疏竺法真續爲二卷宋則有陳少南十
卷郭之美有山記譚粹衷之爲集王希戴復續爲圖
志明則有陳琴軒與門人羅泰增輯十五卷湛甘泉
自撰一卷諸書惜皆不見原本修輯相沿傳五六手
莫辨其說爲誰出今僅存者黎惟敬山志耳惟敬卽
琴軒所爲志而纂修之黃泰泉括以圖經表以論贊

凡十有二卷近人刊其姓氏竊爲己有余甚怪今纂輯家割章裂句襲爲己說况攘取全書乎甚矣哉世風之不古久假而不歸不推行于輯書亦且流于時藝以獵取聲利者比比余是以感慨于中而不能已于斯役也黃志廣羅諸書固稱闕博然亦多蔓雜方外之言且于圖說各條下分証詩文使覽名勝者難于廣蒐玩辭章者難于撫拾後有作者亦難于增益是何如分編之爲善乎韓青睞野乘詩文亦未分編且傳仙釋而遺名賢不無遺憾余不揣固陋妄爲更

張氏欲人有各說後來不得相掩襲山重儒隱方外
不得以全據至若誕者妄譎者正疑者闕微者彰遺
者補沉者刪複者去詩文登其尤賢傳撮其要仙釋
存其名品物詳其用不能徇人所好不避訾我爲疎
蓋欲助吾游憚吾心耳敢謬方前軌而藏石室故名
曰羅浮山囊取白沙子一囊遺箴之意夫不能囊大
塊又不能囊大山亦奚庸此空囊爲哉吾恐無所囊
于我也聊以囊此書

陳宮師題羅浮山詩序

宋余靖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籍在大洞天之一其岫穴所通遠則峨眉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窟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而已哉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咏者日爭咀嚙含噉以賈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摛詞爲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陳公嘗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師其

屢而游焉稱川煉藥之區景泰真心之地咸有留咏
觀夫大人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跡不羞於窘遭
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託言寄意安於適而已矣
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閒曠哉博羅令黃
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湮沒不傳
遂琢翠珉而刻之清躡屐來遊會其鑿刻因書歲月
于後中閣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爲宗門
之秀故立石於中閣云時康定二年七月也

送龐嵩序

明黃衷

龐子振卿卒業羅浮者二年庚子秋計偕門人梁生
希迪陳生萬榮輩議舉贈篇題曰飛雲見日而問言
於予予曰旨矣旨矣諸生何見耶夫飛雲四百之巖
峯也防其巔者恒于夜中而見日出前此詞人誇奇
競勝者率著於篇什是猶日之景氣云爾若夫大明
盛實固有非詞章所能工者是故日之行次自暘谷
至於虞淵凡十有六所是謂九州七舍其次至昆吾
而中故其明亦至正中而盛然則諸生何見耶夫道

原天也君子之學猶日之運於天也冥冥者昭昭具
焉昏昏者赫赫具焉諸生見日於暘谷之初有如是
夫端倪既露而緒未若精神既殫而志未遠也若疑
若析若進若倘諸生見日於咸池之浴有如是夫入
于耳莫逆於心語乎遠而不遺乎近顏之卓爾孟之
躍如點之遊歌參之守約皆是也諸生見日於晨於
朏於旦而逮於隅中有如是夫木之于霄漸也水之
放乎四海亦漸也由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由
格致誠正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君子之教之學亦漸

也是故日必至正中而明乃盛實矣諸生其又有見於是乎龐子屏居名山倡六經之學以淑諸其人無非通於心而有諸其身者夫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龐子好古而近道其尙法日之運以自昭其德不旣遯與

羅浮紀遊詩序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木及天台雁蕩然其名竝峙衡華台蕩之間古今無異詞語洞天者標於第七紀福地者命以泉源豈以來自蓬島多靈卉異藥故耶攷之列仙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家必有以也有明一代吾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宮觀徧滿巖岫士之讀書羅浮者如歸其家吾幼時猶及見之兵燹以來傾毀殆盡矣辛丑臘月予始偕同人觀日於飛雲峯頂是時自二三寺觀外無復行人

之跡子率僧徒數十刈草蓋頭露宿阿耨池上三鼓而登東方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幻紅輪躍出初露一痕倏隱倏見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始辨觀日之奇勝衡嶽遠甚其以地近南溟故耶惠州玉使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憫觀日之無所爰作子日亭於飛雲之巔信山靈所屬望也所爲詩縱橫闔闢神孤骨峭力瞻氣舉雖云步武子瞻往往有青出於藍之句子瞻請宦寓惠又當羅浮盛時於山有咏歎而無增益使君一郡山川百神之主不難使

羅浮一復承平之舊將自子日亭始之固不獨其詩
視子瞻爲青出也或云山自有真面目無藉亭臺爲
點綴詩文爲咏歎果爾則八彩重瞳之帝可以不服
山龍華蟲河目海口之聖可以無事袞衣章甫得不
令乾坤減色耶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灑不以小
節見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
浮莊列也此言雖若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亭
評使君詩并書以質之謂何如

題陳獻孟遊羅浮詩序

梁佩蘭

栗亭南海

文人胸中突兀排冪造冰起雷非名山大川無以發其奇傑之氣昔司馬子長南浮江淮泝三湘九疑而文章益進謝靈運好遊所至伐山通徑故其詩於詠山水特工夫人目不睹方隅足不踰畛域衣帶巾舄不一身染蒼翠此甕牖之士無與於昭曠之觀也予家南海距羅浮二百里今年冬赴錢蔗山使君之約名山之願始遂東遊而訂予友陳獻孟與俱獻孟固熟遊羅浮者也年十九卽躡屐登飛雲絕頂歲以爲

常子初入山如身在鴻濛煙霏霧結見四百峯或高或下或斷或連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簇簇來迎延頸不知所向而獻孟則爲子指點曰此某峯也其內爲某洞某觀又復指曰此某峯也其上爲某瀑某潭更指一峯曰其上有某石某臺某樓閣草木之產出某谿鳥獸之飛走出某谷卒之所見一如其言予爲賦詩紀之獻孟悉和之詩較載鉢山集前時所遊之作更高渾能刊落羣言妙思神理如有造化醞釀於其間予詩不能及也予閱羅浮誌見歷代以來詩可傳

者絕少山圖峯巒洞壑泉源寺觀臚列倒置歎前人
於此未嘗留心擬再入山攜善丹青者一一經究繪
爲全圖以正其訛而以後人詩之可傳者如予亡友

陳元孝秀水朱子蓉邵陽王黃涓諸作盡爲
補入續成一誌以無負洞天名勝猶憶在冲虛觀時
獻孟留連四顧訝爲佳氣鬱葱臨當下山是夕果有
紅雲之祥現於觀內明日奉命取銅魚長生井水
山靈先告予兩人身遭其盛又不可無詩以紀之也
南海同梁佩蘭序

題羅浮圖贈周八水序

釋成鷺

跡刪老人滯其跡而未刪也於世不免離合相初與其徒垂釣於鷺潭之上金鱗罕遇其徒去之子然自若也投其竿以起匿影於大通之破院其徒去之子然自若也將適鼎湖營菟裘焉其徒去之亦子然自若也時有周子負擔挈篋從東官來相從爲方外遊入山旬日頗有針芥之投幸吾道之不孤也居無何發其篋中之藏朱明洞天圖畫文字歷歷可觀者數十幀拜手曰師可之否予披圖卒業曰子亦知羅浮

離合之故乎浮山在東海中爲十洲三島之一巨鰲
戴之兀然不移也忽而龍伯之巨人一釣而連六鰲
遂泛泛東流入於南海與羅山合後之好事者陟其
巔採其谷求其離合之迹泯然不可復得何也有離
與合者凡物之情也無離與合者太虛之體也昔之
子然無徒也吾不知其何以離今之泯然忘形也吾
不知其何以合山從東來合於洞天而爲一體子從
東來合於鼎湖而爲一人無成無住無壞無空卽我
佛之所謂無量壽無量光也向非龍伯之釣爲浮山

者必不舍東海而入南海非有鷲潭之釣子又焉能
舍東官而遊茲土乎古德有言離我者裏我有鈎鈎
汝住我者裏我有錐錐汝一鈎一錐皆吾宗之權巧
方便一期建立待彼合而離離而復合者默轉移之
羅浮之山羅浮之客同在太虛無朕中自來自去又
何離合之足云既語周子周子幡然請名名之曰泉
字曰八水欲其流行坎止與太虛同體如泉之始達
川之方至無復前塵離合之跡也可

遊羅浮詩序

釋成鷲

繆子西冷生平好遊遊必有詩曾入南衡旬有五日而返七十二峯之勝吟詠幾遍興猶勃然丁亥中秋前數日將有事於朱明洞天信宿大通問道於東樵之老樵老樵語之曰子聞我佛之有六通乎濟勝之具亦以之返視默觀回山色作清淨身是名天眼通逆聽寂聞轉谿聲爲廣長舌是名天耳通得山川之性精神遊意會是名他心通三生石上八水池邊踏著來時路識得本來人是名夙命通最後一通待子

獨步飛雲親見日出大笑還家方與說破繆子摩眼
洗耳奮其健足冥會自他遙尋夙契夜半登舟雞鳴
遙發老樵送至江干望之如河伯之望洋也旬有五
日而返猶南衡之役其吟詠亦如之歸以示老樵老
樵別東樵久矣執業三復如見故人謂繆子曰此最
後一通也子已真知灼見無待言說矣

送陳調芳遊羅浮序

釋成鷲

陳子調芳結髮讀書足不窺園久之慨然爲名山大川之遊自近而遠先於羅浮將取道發軔問途於已經或勉之曰壯哉遊乎洞天之樂不可言喻丹崖碧澗瑤草琪花仙禽馴鹿往往而有焉或尼之曰客告者過也朱明古洞今屬榛莽鐵橋石樓艱危險峻疲精勞形未見其樂也二客皆深於遊羅浮者耳目等而見聞別情好均而苦樂殊陳子大惑走以質諸東樵僧僧昔居羅浮不下山者三年四百三十二峯了

然心目間莫知其苦樂也因陳子之疑茫然無以自
解笑謂陳子曰我佛有言山河大地皆由妄想執著
所成稍涉妄執則橫生好惡蓬頭擊耳登徒子自愛
其婦毛嬙驪姬魚見之深人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
決驟情識爲之也有知之士如木人之遇花鳥此既
無情彼亦不驚無好也無惡也又安有苦樂見哉子
行矣雲月總同溪山各別子非客惡知客之所謂樂
且惡知客所謂苦非子所謂樂也陳子渙然惑釋遂
束輕裝挾一平頭以與羅浮四百三十二君相見

遊羅浮詩序

楊應琚

佩之奉天

羅浮之奇率以骨勝四百三十二峰約言也丁未春
余同吳子建中符子桐軒並慧輪修源二長老自羊
城登舟順流而下三日抵山足攜酒裹糧凡大壑危
巖足跡幾遍羅浮大抵多怪石奇峰鐵橋上界諸巖
皆裊裊數千百丈上薄霄漢下瞰滄溟骨立天表以
丹泥碧蘚爲肌膚以瀑布流泉爲血脈以松楓爲鬚
毛以洞壑爲臍穴以碧霞爲衣以白雲爲裳晦明風
雨千態萬狀洵巨觀也噫羊城遠距嶺南羅浮僻在

海角羅山又隔絕於浮山之後是以佳境幽谿多蕪
沒於危巖大壑間矣彼中州士夫且罕至羊城無論
羅浮卽間有一二游覽者見石樓水簾卽曰觀止此
特皮毛耳若余之游羅浮可謂得其髓矣計十有五
日得詩三十餘首詩雖拙然皆觸景抒情不假雕琢
或曰此亦肯勝者也

忘機石序

楊應琚

遊羅山之三日酥醪院道士善智謂余曰去院八里許有一境佳絕盍往觀焉余欣然起行道士前導肩輿三里許山漸高路僅容足爰策杖步行四望皆巖嶺危巖深林密竹其最高峯諺名白水門者云有瀑布水長數千丈狀游人于此間遙望僅見山椒白虹一段餘皆爲竹木所蔽而水氣勃勃從林際出如薄霧輕雲溼人衣袂十里外毛骨猶寒行二里許徑深谷中忽山風驟起艸木皆鳴疑虎豹千百獰至同游

七八人前後呼應魚貫而行又踰一小嶺路險甚人
從石隙間行下臨溪水聲聒耳善智指示曰此西
溪也沿溪皆松楓樹樹間藤蔓皆裊裊數千百尺如
龍蛇盤旋上下余撫摩久之溪轉峯廻有巨石當中
流可坐廿餘人高數丈許山泉經此石上始流入溪
中歲久凹者成渠水循行不至散漫游人坐卧其上
無溼衣之慮石側皆柔枝細木交覆如蓋極目數里
不見日色深邃幽寂窈如也因相坐石上聽泉觀山
解衣磅礴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日暮將返善智爲石

請名余曰游人坐此石可以忘機遂以忘機名復舉
杯笑謂善智曰凡人之情莫不喜新而厭舊彼貪榮
趨勢之夫聲色貨利若不可須臾離然一旦來此坐
白石青松間與鷗鷺爲伍其機械變詐之心一洗如
遺朕不數日則厭倦生雖身坐石上心馳人間若夫
高曠之士卽日在通邑大都張蓋擁騎而山水如在
胷臆由此觀之係乎人心非關石也同游者以爲朕
於是復飲酒樂甚歸來秉燭行四里許始至院同游
者吳子建中道士柯善智慧輪修緣二長老或曰西

溪卽羅陽溪也

書

荅陸道士書

蘇軾

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
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鄰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
生爲本殆無出此者稽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和理日濟同乎大頤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
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爲師適飲桂酒
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
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

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
和神非破戒也

又荅錢濟明

嶺南家家釀酒近以桂釀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
居一喜事

答鶴林問道書

白玉蟾

丹訣始入在乎陰陽五行終則歸乎混沌無極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不過煉精成氣煉炁成神煉神合道而已知藥物不知神室則不可結胎知神室不知火候則不可成丹非子孰能與此

與徐清叟書

李昉英

某數年來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來
出餅內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風忽起
座間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辰兩遊羅浮
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而山中人絕少道
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
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
此大夢德因之子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
意一而後去

意一清叟
齋名也

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

者風雨如許政齋閣焚香靜坐時試筵之前使呈露
所蘊必不能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
竊度其所求不過如此而已

說

見日說

陳獻章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桑之
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
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
之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
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
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

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桑也溺於蔽而
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葭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
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引

遊羅浮香積寺引

蘇軾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
溪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間而落之可轉兩輪舉
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朴使督成之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終